

中國古典文學

官場現形記

(清) 李伯元

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



官场现形记

官场现形记

李伯元 著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(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)

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 28.5 字数 700 千字

1999 年 2 月第一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 - 5.000

ISBN7 - 5421 - 0484 - 0/I·143

定价:27.20 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1
讲制艺乡绅毘后进
-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11
王孝廉下第受奴欺
- 第三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24
悲镌级蓝呢糊绿轿
- 第四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36
黄金有价快升官
- 第五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47
县令贪赃主仆同恶
- 第六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60
少训练副将降都司
- 第七回 宴洋官中丞娴礼节 73
办机器司马比菲人
- 第八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86
亏公项走头无路
- 第九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99
布政使署缺伤心
-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111
送胞妹和尚多事
-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125
红州县倾轧斗心思

-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140
割靴腰隔船吃醋
-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153
受委屈妓女轻生
-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169
开保案鸡犬飞升
-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185
捕快查赃头头是道
-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201
驳保案同寅报怨
-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216
五十两买折弹参
-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233
查参案随员卖关节
-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250
讲理学官场崇节俭
-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265
思振作劝除鸦片烟
-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279
弄巧成拙蓦地撤差
-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295
奉板舆慈亲鬻孝子
-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309
造假信观察赚优差
-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324
撞木钟初访文殊院

-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
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14
-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
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355
-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
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369
-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
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382
-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
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399
-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
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414
-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
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33
-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
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450
-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
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466
-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
盗虚声廉吏难为 484
-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
吝小费貂珣发妙谗 501
-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
强中强巧遇机缘 516
-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
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534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八回 |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
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| 547 |
| 第三十九回 |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
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| 561 |
| 第四十回 |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
绍心法清讼诩多才 | 574 |
| 第四十一回 |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
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| 590 |
| 第四十二回 |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
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| 602 |
| 第四十三回 |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
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| 614 |
| 第四十四回 |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
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| 629 |
| 第四十五回 |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
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| 646 |
| 第四十六回 |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
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| 664 |
| 第四十七回 |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
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| 679 |
| 第四十八回 |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
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| 691 |
| 第四十九回 |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
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| 708 |
| 第五十回 |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
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| 725 |

-
-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744
依草附木莫测机关
-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762
靠泰山劣绅卖矿产
-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779
外交老手别具肺肠
-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795
重民权集议保商局
-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809
递衔条州判苦求情
-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828
仕学院冒名作枪手
-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850
办交涉两面露殷勤
-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864
洋翰林见拒老前辈
-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治能骄 881
掌到银钱作威作福
-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895
嬉笑怒骂皆为文章

第一回

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勗后进

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，原有一个村庄，这庄内住的，只有赵、方二姓，并无他族。这庄叫小不小，叫大不大，也有二、三十户人家，祖上世代务农。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，居然请了先生，教他儿子攻书。到他孙子，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。乡里人眼浅，看见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庄的人，都把他推戴起来，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。姓方的瞧着眼热，有几家该钱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开一个学堂，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，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。这举人姓王名仁，因为上了年纪，也就绝意进取，到得乡间，尽心教授。不上几年，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，有的也会对个对儿，有的也会诌几句诗，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，竟把笔做了“开讲”，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阳，大家商议着，明年还请这个先生。王仁见馆地蝉联，心中自是欢喜。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，他父亲叫方必开。他家门前，原有两棵合抱大树，分列左右，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“大树头方家”。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这么大的能耐，便说自明年为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，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。考罢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重阳过后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方在睡梦之中，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，大家被他惊醒。开门看处，只见一群人，簇拥着向西而去。仔细一打听，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

了。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，得了这个信息，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。只见有一群人，头上载着红缨帽子，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。

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。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，一头看，一头念道：“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，应本科陕西乡试，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。报喜人卜连元。”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。正在那里咂嘴开舌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了一声“亲家”。方必开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。原来这方必开，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，托人做媒，许给赵温的兄弟，所以这赵头老赶着他叫亲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见是太亲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，便在大门外头，当街爬下，“绷冬绷冬”的磕了三个头。赵老头儿还礼不迭，赶忙扶他起来。

方秘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？咱从前常说，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，是再不错的。十年前，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，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饭后无事，走到书房，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。王老先生一时高兴，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。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‘下雨’两个字。我想着。你们这位少爷便冲口而出，说是什么‘出太阳’。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，说道：“下雨”两个字，“出太阳”三个字，虽然差了点，总算口气还好，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。”你老想想看，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？”赵老头儿道：“可不是呢。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约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。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。将来望你们令郎，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。”方必开听了这话，心中自是欢

喜。又说了半天的话，方才告别回家。

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，家里人摆上饭来，叫他吃也不吃，却是自己一个人，背着手，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，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，什么“捷报贵府少老爷”，什么“报喜人卜连元”，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。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，晓得其中奥妙。听了听，就说：“这是报条上的话，他不住的念这个，却是何故？”低头一想：“明白了：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，东家见了眼馋，又勾起那痰迷心窍毛病来了。”忙叫老三：“快把你爸爸搀到房里来坐，别叫他在风地里吹。”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，听了这话，忙把父亲扶了进来。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，就跪在地当中，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四个响头。先生忙忙还礼不迭，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，一面嘴里说：“东翁，有话好讲，这从那里说起！”

这时候，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，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，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、四分了，就拿手指着老三，问道：“东翁，你是为了他么？”方必开点点头儿。王仁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随手拉过一条板凳，让东家坐下。又去拉了老三的手，说道：“老三，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，是为的谁呀？”老三回：“我不知道，王仁道：“为的是你。”老三说：“为我什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没有听见说，不是你赵家大哥哥，他今儿中了举人么？”老三道：“他中他的，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虽说人家中举，与你无干，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。”老三道：“他辣他的，又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这就是你错了！”老三道：“我错甚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，既然叫你读了书，自然望你巴结上进，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，挣个举人回来。”老三道：“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？”王仁道：“中举之后，一路上去，中进士，拉翰林，好处多着哩！”老三道：“到底有什么好处？”王仁道：“拉了翰林就有官做，做了官就有钱赚，还

要坐堂打人，出起门来，开锣喝道。阿唷唷，这些好处，不念书，不中举，那里来呢？”老三孩子虽小，听到“做了官就有钱赚”一句话，口虽不言，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，闷了半天不作声。又停了一会儿，忽然问道：“师傅，你也是举人，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？”

那时候，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，心上一时欢喜，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。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，他就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。刚刚吐得一半，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，驳的先生顿口无言，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，不往外吐了。直钩钩两只眼睛，扭着先生，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。

只见那王仁愣了好半天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面色很不好看。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胡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着老三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！我今儿一番好意，拿好话教导与你，你倒教训起来我来了！问问你爸爸：请了我来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还是叫你管我的？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，这还了得！这个馆不能处了！一定要辞馆，一定要辞馆！”

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，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，冲撞了他，惹出来的祸。但是满肚子里的痰，越发涌了上来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说说不出，急的两手乱抓，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。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：“是个好些儿的，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，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。”王仁听了这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着板子赶过来打。老三又哭又跳，闹的越发大了。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，赶了进来，拍了老三两下，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，赔了许多话，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赵老头儿，自从孙子中举，得意非凡。当下就有报房里人，三五成群，住在他家，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，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。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开了横单交给

报房里人，叫他填写报条，一家家去送。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，到城里雇的厨子，说要整理整羊上供，还要炮手、乐工、礼生。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，一应乡、烟、世、族谊，都要请到。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，从此以后，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。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，自家门前两根，坟上两根，祠堂两根。又忙着做好一块匾，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“孝廉第”三个字。想来想去，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，只有坟邻王乡绅，春秋二季下乡扫墓，曾经见过几面。因此渊源，就送去了一份厚礼，央告他写了三个字，连夜叫漆匠做好，挂在门前，好不荣耀。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，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，见识有限，那里能彀照顾这许多，全亏他亲家，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，才能这般有条不紊。

当下，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，上写道：“谨择十月初三日，因小孙秋闱侥幸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。”下写：“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。”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道“王大人”三个字，下面注道“城里石牌楼进士第”八个小字。大家知道，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。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，无非是仰慕他，记挂他，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。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，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。这里打扫了两间住房，好请他多住几天。帖子送去，王乡绅答应说来。赵老头儿不胜之喜。

有事便长，无话便短。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赵家一门大小，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，人仰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，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，打火烧水洗脸，换衣裳，吃早饭。诸便停当，已有辰牌时分，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。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，他爸爸，他叔子，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

走进了祠堂门，有几个本家，都迎了出来。只有一个老汉，嘴

上挂着两撇胡子。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，坐在那里不动。赵温一见，认得他是族长，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“大公公”。那老汉点点头儿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，单让他一个坐下，同他讲道：“大相公，恭喜你，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！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，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。听见老一辈子的讲，要中一个举，是很不容易呢：进去考的时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，站在龙门老等。帮着你抗考篮。不然，那一百多斤的东西，怎么拿得动呢？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。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，坐在上面，底下围着多少判官，在那里写榜。阴间里中的是谁，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，那是一点不会错的。到这时候，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阴间里看榜，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，总要三、四夜不能睡觉哩。大相公，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，真真是不容易呢！”

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，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。问是甚么事情，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，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，说：“他们到如今还不来！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！停会子告诉王乡绅，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！”嘴里骂着，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，借他当扇了扇，摇来摇去，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。

正说着：“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，大家拿他抱怨。厨子回说：“我的爷！从早晨到如今，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，为的那一项？半个老钱没有瞧见，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。城里的大官大府，翰林、尚书。咱伺候过多少，没瞧过他囚攘的暴发户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爷！开口王乡绅，闭口王乡绅，像他这样的老爷，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！”一面骂，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，说：“咱老子不做啦，等他送罢！”

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坍台。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，左说好话，右说好话，好容易把厨子骗住

了，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，端上去摆供。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长陪祭，大众跟着磕头。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，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，不懂得这样的规矩，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，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。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，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上了事。一时祭罢祠堂，回到自己屋里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，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。送的分子，倒也络绎不绝：顶多的一百铜钱，其余二十、三十也有，再少却亦没有了。

看看日头向西，人报王乡绅下来了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，早已等得心焦；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，大家饿了肚皮，亦正等的不耐烦。忽然听说来了，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来。

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，还没有走到门前，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，把牲口拢住，带至门前。王乡绅下车，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这里请的陪客，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。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，王老廉比王乡绅小一辈，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。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，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，所以也戴了红帽子、白顶子，穿着天青外褂，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，陪在下面。但是，脚底下却没有着靴，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。

王乡绅坐定，尚未开谈，先喊了一声“来！”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，答应了一声“者！”王乡绅就说：“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，交代了没有？”二爷未及回话，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，朝着王乡绅说：“又要你老破费了，这是断断不敢当的。”王乡绅那里肯依，赵老头儿无奈，只得收下，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。当下吃过一开茶，就叫开席。王乡绅一席居中，两傍虽有几席，都是穿草鞋，穿短打的一班人，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，都在天井里等着吃。这里送酒安席，一应规矩，赵老头儿全然不懂，一概托了王孝

廉替他代作主人。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，王孝廉面西，方必开面东，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。

一时酒罢三巡，菜上五道。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，中出来的“闹墨”，一定是清真雅正，出色当行。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，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，未曾出榜之前，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，果然不出所料：足见文章有价，名下无虚。两个讲到得意之际，不知不觉多饮了几杯。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做过一任监察御史。后因年老告病回家，就在本县书院掌教。现在满桌的人，除王孝廉之外，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，赵温虽说新中举，无奈他是少年新进，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。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，到了此时，都变成“锯了嘴的葫芦”只有执壶斟酒，举箸让菜，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，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。

王乡绅饮至半酣，文思泉涌，议论风生，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：“老侄，你估量着这‘制艺一道，还有多少年的气运？”王孝廉一听这话，心中不解，一句也答不上来，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，也不往嘴里送，只是睁着两只眼睛，望着王乡绅。

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，说道：“这事说起来话长。国朝诸大家，是不用说了，单就我们陕西而论：一位路润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。前头大阁拜相的阎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，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，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！”一面说，一手指着赵家祖孙，嘴里又说道：“就以区区而论：记得那一年，我才十七岁，才学着开笔做文章，从的是史步通史先生。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，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，一部《仁在堂文稿》，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。我还记得，我一开手，他叫我读的就是‘制艺引全’，是引人入门的法子，一天只教我读半篇。因我记性不好，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，用浆子糊在桌

上,叫我低着头念,偏偏念死念不熟。为这上头,也不知捱了多少打,罚了多少跪,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,唉!虽然吃了多少苦,也还不算冤枉。”王孝廉接口道:“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,叫做:‘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’别的不讲,单是方才这几句话,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,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有味。”

王乡绅一听此言,不禁眉飞色舞,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,说道:“对了。老侄,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,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。现在我虽不求仕进,你也无意功名。你在乡下授徒,我在城中掌教,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,替我圣朝培养人才。这里头消长盈虚,关系甚重。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,这个重担,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,将来维持世运,历劫不磨。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,总是我们期文一脉,将来昌明圣教,继往开来,舍我其谁?当仁不让。小子勉乎哉,小子勉乎哉!”说到这里,不觉闭着眼睛,颠头播脑起来。

赵温听了此言,不禁肃然起敬。他爷爷同方必开,起先尚懂得一二,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。后来,王乡绅满嘴掉文,又做出许多痴像,笑又不敢笑,说又没得说。正在疑惑之际,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,吵闹起来。仔细一问,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,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,赵温的爸爸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,他在那里嫌少,争着要添。赵温的爸爸说:‘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银子,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。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,已经是格外的了。’二爷说:“脚钱不添,大远的奔来了,饭总要吃一碗。”赵温的爸爸不给他吃,他一定吵着要吃,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,厨子不答应,因此争吵起来,一直闹到堂屋里。王乡绅站起来骂:“王八蛋!没有王法的东西!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,做好做歹,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,方才无话。”

坐定之后,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,嘴里说:“回去一定拿片子送